



红枫叶丛书 · 魏然森 主编

HONGFENGYECONGSHU

魏树海
窦现诺 著

從大山中走來

甘 肅 文 化 出 版 社

魏树海
窦现诺 著

從大山中走來

甘 肅 文 化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大山中走来 / 魏树海 窦现诺著. — 兰州: 甘肃文化出版社, 2003.11

(红枫叶丛书)

ISBN 7-80608-879-2

I. 从... II. 魏... 窦...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1465 号

从大山中走来

魏树海 窦现诺 著

责任编辑: 温雅莉

装帧设计: 陈志刚

版式设计: 王建丽

出版发行: 甘肃文化出版社

印制: 莒县三元印务有限公司

社址: 兰州市庆阳路 230 号

厂址: 山东省莒县文心东路

邮政编码: 730030

邮政编码: 276500

电话: (0931)8454246

发行经销: 甘肃省新华书店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版次: 2003 年 11 月第 1 版

字数: 220 千字

印次: 2003 年 11 月第 1 次

印张: 8

插页: 1

印数: 1-1200

书号: ISBN 7-80608-879-2

定价: 220.00 元 (全 10 册)

(如发现印装错误,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

吉秀章

作者说,他们“从大山中走来”。其实,我知道,这里所说的“大山”,就是指他们几十年工作生活过的地方——沂水。沂水,真的像一座由大地万物和人组成的山,高高的山。

他们都是我多年的老朋友我深知他们的人品和才干。他二人虽然都是外县人,但在沂水从求学到工作,已经几十年了。从工作特点来说,他们二人都是搞写作的——一位是党史工作者,一位是文学创作者。他们二人都有一个共同的追求目标,那就是探索、了解沂水,特别是了解沂水的革命斗争历史。为此,他们用了很长很长的时间(甚至一直未停)去奔波。他们采访了数不清的老党员、老民兵、老武工队员、老模范老英雄,采访了一位又一位老领导、老首长及其战友家属。所不同的是,一位把采集来的东西,整理编写出版了几部极有历史价值、科研价值的党史资料;另一位则在采集的资料基础上,经过艺术构思,创作了数件在省内外都有影响的文学作品。如今,他们都从工作位子上退下来了,形式上已经走出了大山,但他们对大山的回视和探索并未停止,对大山的热爱并没有冷淡。近年来他们还不断写出既具史料价值又具文学价值的文章发表。收在这个集子里的,就是这些文章的一部分,取名《从大山中走来》。

全书共收30多篇文章。这些文章,大体看分为三类,一类是史料性质的,另一类则是散文式的采访随笔和散记,既有史料性,又有文学性。而第三类,也就是最后的5篇作品,则是在真实生活的基础上,创作的文学作品。三个类型的文章,形式不一,笔法不

一,风格不一,但都有着一个共同的主题——唱给沂蒙山的歌!

这部集史料与文学于一体的集子出版了,是作者的心愿,读者的心愿,也是我个人的心愿。当我读罢这些文章的时候,我被他们笔下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所感动。我认为当前全党正兴起“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的新高潮,并重新学习两个“务必”,沂水人民则正开展建设新沂水的大讨论,这部书的出版发行,是很有意义的。让沂水人和所有关心沂水的人,都了解沂水,热爱沂水,把沂水建设得更美好,这大约也是作者的初衷。

当然,二位作者,我的二位朋友,都已年近70岁,在炎热的夏天,伏案数月,编写出这样一部书,其对事业、艺术的炽热之心,也是很感动人的。在此,向他们表示祝贺的同时,也祝他们身体好,希望能再次联袂为我们唱出新的大山之歌!

2003.7.20

目 录

序.....	吉秀章(1)
在这片山地上.....	(1)
辛亥革命在沂水	(11)
关于黄石山惨案	(17)
回眸耕耘处,郁郁是青山.....	(31)
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	(37)
人称王庄“小延安”	(45)
邵德孚与李贯一	(59)
那里的山,那里的人.....	(68)
《大众日报》初创时期的文艺版	(77)
历史的瞬间	(83)
一位山村女党员	(88)
沂水“红嫂”祖秀莲.....	(103)
抗战堡垒西墙峪.....	(112)
“红哥”李德	(120)
好个彭大娘.....	(127)
不仅仅是毁家纾难.....	(129)
陈若克母女血洒沂城.....	(135)
采访“打小旗的人”.....	(141)
欢歌一曲唱解放.....	(147)
亲人寻你千百度.....	(152)
“统一战线上火线”.....	(156)
一面党旗.....	(164)
每临大事不糊涂.....	(171)

才高志远刘镜芙	(173)
于学忠在沂水	(176)
孟良崮战役前后的沂水	(183)
关于采访的记忆	(192)
万山峪	(204)
战斗在刘集乡	(217)
奶牛的故事	(230)
陈毅与战俘	(238)
陈毅与“杨拐骨”	(243)
后记	(249)

在这片山地上

——文物前的遐思

魏树海

我熟悉这片土地，她从公元 596 年（隋开皇 16 年）就有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沂水。她有一座大山，叫沂山，是中原大地的“东镇”，另外还有许许多多小一点的山，各自有着各自漂亮的名字——雪山、龙山、马山、凤凰山、锣鼓山、养老山、宿山、卞山、鲁山……她有两条大河，一条取名沂，一条取名沭。老人说这两条河是沂山的两个女儿。沂山共有 5 位女儿，3 位女儿（淄、弥、濰）向北嫁给了北海（渤海）龙王的三个儿子，两女（沂、沭）南去又折东，嫁给了东海（黄海）龙王的两个儿子。其他还有大大小小的河，都是沂、沭二女的彩带，也都有着各自美丽的名字，像响水河、顺天河、玉龙河、猪龙河、秀水河、清源河、黄花河……沂沭二位少女带着母亲沂山的嘱托，带着“龙”的关心，用自己的乳汁哺育着这块土地，使这里的人群代代不息。

听听这些民间传说，看看沂水这块土地，是够让人兴奋的，但只要你站在沂水地下出土的文物前你才明白，真正的沂水历史，要比神话早的多。当有证据证明这里在几十万年之前就有大地的主人——人类生存的时候，什么沂山、沂河还都没有自己的名字，连图腾“龙”还没有出现。山水不是人造的，神话是人造的。当然，人不会造山河，却会改造山河，会造神话，更会谱写自己的历史。

那么，在这块土地上，几百年，几千年，几万年，几十万年前是

个什么样子？我们只能顺着历史的“足迹”逆行。这个足迹不是地面上的脚印，而是地下出土的一件件文物。这些文物，会实实在在告诉我们那时候的一切……

一、南洼洞的发现及细石器

1983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原诸葛公社负责人从群众手中得到一块鹿角一样的石头，便把它送到了县文物部门。不久，这块石头送到了北京来的考古专家吕教授的手里，人们吃惊的发现，这块鹿角化石上，有几道在形成化石前被砍砸的痕迹。这块化石最少也是数万年前形成的，那么在形成之前，是谁砍砸的呢？为什么要砍砸呢？数万年前不会有金属器具，那么又是用什么砍砸的？这些都成了考古人员和我们这些想了解历史的人急于知道的。于是我县文物工作者带着北京的专家到了诸葛镇的范家旺，经群众指点，他们找到了那个名叫南洼洞的出化石的洞子。虽然这个洞子的原生层在1958年“大跃进”时被找矿石的人破坏了，但考古人员还是在红粘土中又找到了另外的鹿角化石和其他几件别的哺乳动物残缺骨化石。更重要的是还在这红土中，找到了几件有明显经人工打击制作的石器。同时，他们又一次在一块鹿角化石的根基处，发现了更为明显的砍砸痕迹。这红土，这石器，这动物化石，这山洞，就是祖先留给我们的“足印”，它最少说明以下几点：

一，这个山洞是人类生活过的山洞，那些动物化石，是他们食用过的猎物留下的骨骼。二，石器和化石，都在红粘土层中，而红粘土，是二十万年前“中更新世”形成的，这说明石器和化石是同时代的东西。而化石上的痕迹，就是古人用这旧石器砍砸的，从而也说明，那时候，我们的祖先已经会制作石器——尽管相当原始、粗糙，但这毕竟是人类的初步文明，是人类与动物区别之后第一个杰作。联想到从南洼洞向西北几十公里，就是“沂源原人”头骨化石出土的地方，我们可以推断，几十万年之前，在这蜿蜒的沂河两岸，崎岖连绵的大山之中，生活着一群群已能直立走路，能穿树叶为

衣，扛木棒持石块为武器的人类。与他们共同生活在这里的是当时布满华北的“葛氏斑鹿”（已绝迹。北京周口店猿人洞中也发现这种鹿角化石。）

这就是我们沂蒙人的祖先。至于他们在沂河两岸，如何打猎捕鱼，如何推木为舟，如何穿洞为室，如何追杀、撕割猎物，如何被猎物咬伤咬死，或如何偶有一精明者，开始打击石块成器，其他人如何向他学习仿制……那只能靠我们各人去想像了……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时的天，比现在蓝，沂河的水，比现在清，山上的树比现在多，林中的鸟兽，更比现在多，河里鱼也多，我们的祖先，与自然界搏斗也困难得多。

当然，我们的祖先，还是一代一代地把文明传承了下来。我县考古工作者在沂水这块土地上，又发现了“细石器”，这为南洼洞发现的旧石器又认真续上了一章，同时，也对我国石器的研究做出了贡献。什么叫“细石器”？我们知道，人类的石器时代，被分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两个时期的石器，一个更古老，更原始，制做更粗糙，那叫旧石器；一个较近代，较精良，这叫新石器。我们拿过两种石器一比较，发现反差很大，真的是两个时期，这两个时期也许是几万年。但科学家认为，人类进步不是上帝一夜教会的，是人类一步步艰难走过的，这就是说我们的祖先从会制作旧石器，到制作新石器，中间一定有一个长长的过渡时期，不可能超历史地一夜飞跃。这就如同现代的人类，不可能从才发明算盘开始，中间没有经过发明电就一下子有了电子计算器一样。那么这两个石器时代，中间的过渡是什么？谁也没有实物做为证据。

证据终于有了，沂水大地上出土了一批石器，它介于旧石器和新石器之间——它们既不像旧石器那么粗糙，又不像新石器那么精细。考古界的权威们面对这些不粗不细的石器说：“找到了，又找到了，这就是介于旧石器与新石器时代的那种石器，这种东西在全国出土不多，过去认为说明不了什么问题，沂水又为此提出了证

据,这种石器应起名叫‘细石器’!”

“细石器”的发现,是沂水文物工作者对考古学术的贡献,同时也说明,比南洼洞时期的猿始人又晚了数万年的沂水古人,他们传承了他们先辈的文明,把沂水人的历史又带入了一个更文明的高度。

二、数件“蛋壳陶”片展示的历史文明

“文革”后期,中美关系开始解冻,中国在美举办文物展出。全世界的人都注意到这么一件事:中国第一次将一件国宝“蛋壳陶”送去展出。美方高度重视,只这一件文物的保险金就是百万美金。世界皆称,此件蛋壳陶别国皆无,价值连城。这一来,国内才妇孺皆知中国从地下刨出的极不起眼的一件小黑陶,竟让全世界傻了眼。这种小黑陶名曰“蛋壳陶”,这种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首次在济南龙山出土的陶器代表了那个时期的文化,称为“龙山文化”),时至今日,最少最少也是四千年前的东西了——因为文明历史的划分是“青铜文化”之前属“新石器时代”,而四千年前人们才开始会冶炼青铜。就在我们开始认识蛋壳陶的时候,真的是万万想不到,这种标志着古人类高度文明和精良技术的蛋壳陶,竟在沂水县露面了——1983年,沂水县有关部门,要在城北那个本地人叫“北坛”的地方,建“花生加工厂”。就在堪侧厂址的时候,人们在刚收过的麦田里土层上,捡到了几块像鸭蛋壳那么薄的黑陶片。我县文物工作者立即认出,这就是“蛋壳陶”。他们又去寻找,竟在方圆数百平方米的土面上,又找到了数枚这样的陶片。此事当即报告县委、县府。依据“文物法”,县里一面向省有关部门报告,一面让施工单位暂停动工。不久省文物部门派来了工作队,与县文物部门一起进一步考察,他们判断,此处不是一个古人类部落遗址,也会是一个古窑址,有挖掘必要。接下去即动工挖掘。当挖下一米去,发现了一个石砌坟墓,是近代的,再挖下去,又是一个更古老的墓,墓主骨骼还在,二人合葬,且一个人的一条腿压在另一个

人身上(此是一谜,非本文探求),棺木栏尽,只留四角四个铁环。既是铁,就说明史不久远。再挖下去,“龙山文化”的面纱撩开了——原来这是新石器时代,也就是龙山文化时期的一个古窑。你看,那风火道,那烧红的窑壁,那成堆的木灰,还有那破碎的蛋壳陶片……面对着这一切,再放眼看看四周——滔滔沂河自跋山东来,在北边不远处折了个弯南下,这里留下了一片细细的沙土地。北边不远,是锣鼓山。我们勤劳聪慧的祖先,不知是从外边学来的还是“自悟”的,更或许是从他们老人那里一代代传下来的,竟会在此立窑烧陶,而且手艺之高超,让我们现在掌握化学、数学,并有温度计,电子计算机的后人都望尘莫及!历史上,这种烧窑技术,已绝迹几千年了啊!当时,他们没有文字,没有铜铁器,只凭几件石器,凭双手和大脑,让人的生产和文明,达到如此高的水平,地球上绝仅有!从这点想一想,你美国担保百万美金,算什么!

这一幕文明戏,就在沂河边,就在沂水城北郊,就在“花生加工厂”地下数米的地方!几千年前,我们的前人,是怎么从沂河边运土,怎么和泥,怎样制作成蛋壳厚薄的小陶器,怎样凉干,怎样装窑,又怎样从锣鼓山,无儿崮、跋山或东皋山、马山、雪山上砍柴焙炭,点火烧窑,那只能靠我们各人猜测了。至于土的取舍,和泥的成分,硬度掌握,窑体的构造,不同陶器的火候掌握,怕是需专家才能研究,或许也一直也研究不透。(据说“黑陶”近年已恢复生产,而蛋壳陶未见又烧成。)还有,数千年过去,地面上尚有不少蛋壳陶片,说明这里也是一个交易场所。要知道,烧了陶器,绝不是只自己使用,是一定要交易的,我们的祖先如何交易?是不是那时候沂水城(虽不会是城)就是各部落群体集散交易所呢?这也只能靠各人想像了。不管怎么说,沂河边上的我们这一批祖先,他们的文明智慧,够今天的沂水人光彩的。

三、一把宝剑和几个刀币

人类在历史上最大的飞跃大约是有三次。第一次是会打制石

器,这就告别了猿猴成了地球圣物——人;第二次飞跃应该是会用火,接下来便是用火冶炼铜铁;第三次飞跃就是有文字,人类从此真正成了历史的主人——他们能通过符号表达意志和信念,能传达文明信息。在中国,最早的文字叫“甲骨文”,刻在龟甲兽骨上,它保存在距今 3700 年的商周时期的出土甲骨片上。那个时期的文物,沂水县也有出土。1982 年 5 月,在信家庄发现了一个圆形窑穴,出土了 4 件文物,分别是铜爵、铜觚、铜铎和一个陶器。经专家鉴定,此属商代文物,只是窑内未发现(不可能在窑内发现)有文字的甲骨片。但是,文字很快到了沂水人面前。时间仅仅过了不到 1000 年,到了距今 2700 多年前的春秋时间,一把吴王宝剑,上边带着 16 个汉字,埋在了今天沂水县诸葛镇略疃村西的一个古墓里。它在地下一觉睡到了公元 1983 年。与它同穴而卧的是铜戈和几件陶器。出土后,人们吃惊地发现,这个在地下近三千年的宝剑仍寒光逼人。多亏了上边的 16 个字,人们才不会怀疑它的时代。经古文字专家李学勤先生鉴定,16 个字读为“工虞(攻吴)王乍(作)元已(祀)用治也江之台(浹)北南西行”。这就是说,这是一把吴王剑。而同时出土的其他文物,虽然都是春秋时期之物,但又都不同于吴地同期制作的器具,这就告诉我们,这把剑是从外地流传到沂水某人手中,他用其随了葬。沂地距吴地,何止千里,此剑怎么会跑到沂水呢?据史载,吴王曾北上攻郯国(今郯城),并到过诸城古国出访,意与华北诸国打通关系,那么这把剑到了沂水就完全有可能了。至于具体流到沂水什么人手中,什么情况下什么方式留在这里的,我们不敢妄谈,这只能供那些写传奇小说,编传奇影视的人去随意瞎想。

历史又告诉我们,此时的沂水——虽不叫沂水,或叫盖、郛什么的,是个兵家重地,是商贸要道。沂水北的齐长城和穆陵关是最大见证。彼时齐国的首都临淄已相当繁华,那里的商贸之人,政治外交官要到楚吴之地,要到莒、郯,只有两条路——一条是旱路,过

穆陵关至沂水转道；走水路，则从博山至南麻乘舟至沂水再南下临沂、郯城至苏北。能证明这段历史的是，几年来从沂水、临沂、郯城及莒县、日照出土的齐国刀币。这些刀币只所以埋在了这些非齐国之地的地下，清楚地说明，是齐国商人经沂水把它们带到了那些地方。要知道，历史是实实在在的，历史可能为后人留下迷宫，让后人百思不得其解，而绝不是历史故意为后人搞恶作剧。比如如果今日在某个唐代遗址中，发现了当年日本、高丽（朝鲜）人的用物，那是说明当时有日、朝、韩的高僧或商人或政治家到过那里；如果从唐墓中发现了美国的硬币，那不是历史开玩笑，而是今人的恶作剧——中国的唐朝，也就是距今 1300 年左右的那个时候，美洲大陆还没被外人发现，当地土著人还身穿树叶呢，哪来硬币投向中国？所以我们今天在沂水发现齐国刀币，只能说沂水当年已是齐国南大门，尽管沂水城当年还不叫这个名字但此地肯定已是交通要道，商贸要地。大小巷内小酒肆小旅店是有的，沂河上的小木舟是有的（清朝道光年间沂水知县吴树声的《沂水桑麻话》中记载，木舟自临沂北上，第一码头是苏村，第二码头是沂水，第三码头是东里店，第四码头是南麻。）清朝如此，何况比秦始皇还早数百年的春秋时期？

几片刀币，说明的是沂水 2500 年左右的历史文明。

四、一块汉画像石及其他

中华民族自从有了文字，历史如同扎上了翅膀——给人的时代感觉是大大拉近了，这就如同今日人类有了先进的交通、通讯手段，地球如同变小了，简直成了“地球村”一样。从今天推到汉刘邦斩蛇起义，当了皇帝，算是 2209 年了，事却就跟发生在昨天一样；而刘备、曹操、诸葛亮、关二爷、猛张飞，好像就在我们前边走，我们时而听到他们在争吵，在撕打，在饮酒，在唱歌，这不都是靠了文字的记载和描述吗？当然，形象反映历史的，还有别的物件，例如前边说的地下出土文物——化石、石器、古陶、古铜器什么的。

到了汉朝,还有一种形象反映社会生活的东西留给了后人,那就是汉画像石,具体说,就是那时候有身份的人,请工匠在青石上刻画上人物、生活画面,放在自己的墓侧,认为死后他便永远生活在人群中。想不到,这成了后人研究、考证当时社会生活、艺术足迹的重要依据。沂水县可称“汉画像石之乡”,原属沂水县今属沂南县的北寨村,建国不久就打开了一座汉墓,里边简直就是一个“人世间”。房间过道,餐厅厕所应有尽有。而四壁多画像石,有人物,有战争场面,有故事,可称汉画像石之最。此墓一开,震惊史学界、美术界,连国外人士也为之惊叹。这里的汉画像拓片,已多入历史、美术教科书。“文革”后期,沂水文物部门(当时属文化馆兼管)又在原道托公社的韩家渠村北,出土了一块汉画石像。此石虽远比不上北塞汉画石,但其内容和绘画雕刻艺术,也足以让我们拍案叫奇。其双龙之身,其如凤之大鸟,其披发女人,都继有古人类图腾之脉。而正面画像内容,则生动地反映了汉时沂地生活情景。整个画石成半圆形,恰似一枚从正中分开的铜钱,中间是个半方孔。画石半弧是一条身子两个头的龙。龙口分别向下吐着水,两边是两个披发女人头顶两个盆子承接水,龙体下边是两只如凤凰状的大鸟,这是画像石的上部分。正面部分则是一幅“百戏图”,共有11个人体形象。有弹琴拨箏吹箫奏乐者,这是汉朝的乐伎;有翩翩起舞者,这是舞伎。令人称奇的是,有一侏儒身材者正在拿倒立,旁有一抛球者一人同时抛六球。更为引人深思的是,中心一个人物雍容肥大,似一官吏或富豪,面对这歌舞场面,一手举着酒杯,一手摸着鼓起来的肚皮,似在打嗝。我们如果不去研究这件画像石的艺术特点,不去细想画面中反映的人间炽热寒凉,欢乐苦痛,只从直观断定,必有下列三者。一,2000年前,沂地农业已相当发达,从画面龙吐水、女接水以及正中那副可能是祈雨图的画面上,可以想到百姓对雨的要求是多么迫切!无怪乎至今还有这样一个俗语——旱不死的郯城,涝不死的沂水!沂水人真的是年年盼雨

啊；我们知道，各行各业各人类层次，最盼雨怕旱者，定是农业和农民，而这块汉画像石反映的，正是这一点；二，反映了这里当时文化生活非常活跃，无论是歌舞者、杂耍者，技艺都十分高超；三，说明了两千年前的沂地，具体说沂水城（虽然当时不叫这个名字）已是交通要道上的一个重要集镇，物资集散地，艺人谋生地。可以推想，那时的沂水城，已是满街叫卖声，随处见歌舞杂技卖艺者。远在春秋时之临淄，“民无不吹竽鼓琴”，而与齐地紧紧相连，脉脉相通的商贸重镇沂水，会少了歌舞卖艺者？随便你怎么想，你总得承认，两千多年前的沂水，经济生活，文化生活，都是有相当水平的。

从1982年之后，又先后在沂水城和原县供销社大院内，原东岭加油站内及河西卷烟厂内，施工时出土了几批文物，主要是带釉器具，经专家鉴定，分别为南北朝和隋唐文物。这充分说明，南北朝时期，沂地经济文化相当发达，真的是人杰地灵。此时出了徐之才（名医）等杰出人物，就不足为奇了……

看遍了沂水出土的文物——从古人类活动的南洼洞化石、旧石器，到细石器、蛋壳陶片，到商周、春秋、战国铜器、陶器，到汉画像石，到南北朝、隋唐文物，再到宋、元直到明、清文物，就是翻了一遍沂水历史。毛主席在《读史》这首词中说：“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不过（是）几千寒热。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歌未尽，东方白。”

是的，人类从脱离猿猴，会造器具，几万几千年来，唱的是歌，流的是血！中国人步入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是进步了，歌更响了，但流的血和泪更多了，鲁迅先生说“吃人”；近百年，又来了列强，中国人的血泪中又多上了屈辱；好在，历史的主人是人民，共产党领导人民奋起争强，几十年，死上了以千万计的百姓和先烈，东方白，我们胜利了，中华民族又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了……沂水，为

这部历史,添上了光彩的章节……

值得沂水人庆幸的是,就在中国人作的“最后的斗争”中,沂水这片土地上的人,山,水,树木,小米,马草,都为这场斗争作出了自己最大的贡献!我们可以对先人们说,你们的子孙无愧是你们的后代!

今日的沂水人,又在这块土地上,在这山水间,写着新的文章,画着新的图画,向着更灿烂的历史文明的前方,奔去……

2001.1.1 世纪之交